

麦收 芒种时

□ 郑玉兰

时光匆匆，节气更替，又到一年芒种时。我对芒种这个节气，有着特殊的记忆。因为小时候父母告诉我，我是在1955年的芒种后出生的。

说到芒种，提起麦收，记忆的闸门打开，如潮的思绪袭来。那年那月，空气中氤氲着干燥的麦秸味道，甜蜜而又深远。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虽说参加工作离开老家已经50多年，但家乡的一景一物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特别是到了芒种，家乡的景色更美。环绕村庄的杨树、柳树、榆树、槐树、桐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门前屋后的枣树开着金黄色的小花，引得小蜜蜂趴在花蕊上吸吮着。那石榴树花儿开得正艳，花口呈喇叭花形状，花朵朝下盛开，看起来如同小风铃，一朵朵姿态十分优美，又仿佛是一盏盏红灯笼，鲜红的花朵代表着能够带来好运，深受人们喜爱，也象征着富贵。每次看到我家的石榴花，都忍不住摘下几朵插在小辫子上，照着镜子看来看去，感觉自己美得不得了。

芒种时的田野一片金黄，饱满的麦穗迎风起伏，波浪翻滚，这表明麦子成熟了，该立即收割。白居易有首诗叫《观刈麦》，第一句是这样写的：“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说的是在农历五月，农家人会更加忙碌。

在我上小学时，学校在小麦收割的季节会放半个月假，称为麦假，半大的孩子们都是要跟着大人一起下地割麦子或捡麦穗。农历五月的季节，在北方已经入夏了，太阳升起来，炽热的阳光炙烤大地，成熟麦子的麦芒就变成了一个个锋利的小刺刀，划过皮肤总会留下一道道红色的划痕，由于汗水的侵蚀，胳膊上这一道道划痕常疼得人们龇牙咧嘴。

芒种前后麦上场，男女老少昼夜忙。为了尽快让成熟的小麦颗粒归仓，大人们常常天不亮就带着镰刀赶到地里。凌晨还有点冷，大人们都是穿着厚衣服，我记得我穿一件红底碎花小夹袄，挎着小竹篮在麦地里捡麦穗。我看到田里的男女老少，弓着身子，在厚厚的麦垄中挥舞着镰刀，那金黄色的小麦纷纷在怀中倒下，然后把麦子再捆成捆，用平车拉到打麦场上。一天高强度的劳动，有的衣服上、脸上、胳膊上和手上都留下黑黢黢的麦锈，唯有洁白的牙齿在闪着光。当听到布谷鸟“咕咕咕”的叫声，看到打麦场堆成一座座小山，人们心中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那时候没有脱粒机，打麦场四周放了几口装满水的大缸，活跃在打麦场上的只有生产队的几头老黄牛和不听话经常尥蹶子的小毛驴，有经验的大叔大伯扬起手中的鞭子，大声呵斥着拉着石磙的牲畜，一圈又一圈地碾压着摊在场上的麦子，女人们拿着木杈隔半个小时左右翻腾着麦子，一粒粒褐红色的麦子留在厚厚的麦秸下。接着，男女老少忙碌着用木锨和木推子把麦粒堆在一起，让有“扬场”经验、技术好的男人趁着有风的时候赶紧扬场，他们用木锨铲起麦粒和麦糠的混合物，逆风高高扬起，最主要的是让麦粒和麦糠分别落在固定的地方，不能偏离。假如有人不小心把麦子落在其他地方，常遭到人们的一片嘲笑。经过晾晒，晒干后的麦子分别装在鱼皮袋子里，一个个袋子堆在打麦场上，像接受检阅的士兵，有的人忍不住用手捧起麦子，用牙齿咬开麦粒，品尝着带有麦子清香的粮食。孩子们在打麦场上嬉戏玩耍，丰收后的喜悦让人们忘记了劳累。

颗粒归仓后的人们在短暂的休息后，又期盼着能下一场透雨，一是冲刷田野里的尘埃，二是能在种秋作物时有点底墒。如人所愿，这时常常会下一场及时雨，人们趁着雨后清新的空气，不顾泥泞，带着玉米、花生种子，又开始下一季节的庄稼播种了，这也就是麦收幸福，且种梦想，莫负盛夏好时光吧！



散文

外公的画笔

□ 石永刚

如果给你一个画笔，让你绘制自己的生活，你会怎样画呢？

先寻觅一个位于小河旁、安静的小村庄，画一个小小的庭院。院子是两个东西相对的三间厢房。一米高的青砖墙裙，白灰粉刷的墙面，青瓦铺就的屋顶。高高的屋脊上，再摆几个跑兽，似乎在和天空、云影、飞鸟对话。

屋内画上一张条几，一张八仙桌旁摆放两张柳圈椅。中间画一道墙，分为外屋和里屋。外屋画上一个灶台，一端画上锅碗瓢盆等炊具，一端铺上草垫子，冬天可以坐上去取暖。外屋里屋各画一张床。画一个窄窄的院门，院子里画上一棵枣树。八月枣子成熟了，只要使劲摇动树干，红红的大枣就会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滚得满地都是。

在村外挨着小河再画上一片菜园，每天可以挎着篮子去摘菜。在靠近小河边画上一片长方形的土地，秋天种上小麦，夏天收割；夏天播进玉米，秋天收获。在西边屋子画的粮仓，里面总是装着满满的粮食。

最后，画上一头小毛驴，农忙时驮粮食，农闲时赶着驴车去走亲戚、赶会。蹄声轻轻，嗒嗒地在乡间小路上行着，一路走过，一边欣赏沿路寻常的田园风景。

手执这只画笔的人，其实是我外公。外公瘦高个子，长脸，平时不苟言笑，待人和蔼。虽然不识字，但是做过生产队的保管和队长。不能用笔来记录，所有进出货单都刻在脑子里，十几年没有一笔错误。生于1925年的他，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不可能像现在的青年一样，制订宏大的人生规划，只能通过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向土地换取或者索要一切。

就拿那头驴子来说吧，外公固然可以享受赶着驴车悠游乡村小路的乐趣，但是买这头驴子的花费，也是多少次劳动换来的，更何况，喂养驴子也需要付出很多。我见过外公去割草的情形。大夏天，赤日炎炎，路边的青草长得很茂

密，外公摆开架势，贴着地面挥动镰刀，青草很快倒下一片。不到一小时，外公已经把青草捆成捆，用扁担挑回家了。抱一些放到石槽里，小毛驴开始大口大口地享受美味。

外公干庄稼活是一把好手。锄地时，他喜欢用大锄头，总是锄得又快又准。锄头在玉米苗周围飞快地舞动着，杂草纷纷倒下，包括玉米苗周围也像被剃刀剃过一样。“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绝对是最真实的感受。不到一会儿，衣服已经被汗水打湿了。这样坚持着，看着一片片的杂草被除去，玉米苗好像顿时显得精神了许多。傍晚时分，湿衣服不知不觉已被风吹干。劳动了一天，外公浑身乏力，但是精神显得比较饱满。回头看看大片被锄过的农田，内心涌动的是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满足感和自豪感。

其实，这种满足感以及忘我的投入，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洗一大堆衣服，挂了长长的绳子，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经过一番煎炒烹炸，看着凌乱的厨房变得整洁干净，看着各种各样的食材变成了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准备一个课题，坐下来专注制作，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推门一开，已是繁星满天。

相对于现代“躺平”的青年，相对于不愿意脱掉长衫的“现代孔乙己”，过去的劳动能力、劳动习惯、劳动思想，则显得更为可贵和值得思索。外公的劳动观，可能就是那几代农村人朴实的思想和价值观：用自己实实在在的劳动，去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丰衣足食，家族兴旺，父慈子孝，天伦之乐……

但是我知道，劳动赋予他们的，绝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更多更深层的东西。这些东西像村旁的大沙河、村中穿过的运粮河一样，绵绵不断，生生不息。又像厚重土层下面埋藏的久远时光一样，厚朴大气。



诗歌欣赏

热爱·笔墨纸砚印

□ 曹 欢

无法拆分的依恋

一挥毫 一顿笔
其实是心在浅吟低唱
恰恰是血在激情流淌

墨比夜黑 比血浓
是思绪 在你的胸上 疾驰
是牵引 在你的眉梢 思考

轻按与拧转
一撇或一捺
一横加一竖
点画处 最喜欢行楷的
雅致端庄
沉潜时 更痴迷篆隶的
枯笔苍茫
一路上 留恋于行笔间的

飞白气象

在红与黑编织的森林里
酩酊大醉 酣然入梦
醒来时 一如奔跑的犀牛
方寸天地里依然飞刀走石
深情耕耘
如果热爱 每天都可以心驰
神往 高入长天

生命芬芳
在云一样的白宣上 扬蹄撒欢
时光寂寞
伴山谷里的林啸兽鸣 孤独修炼
心向远方 我攀大雁飞翔
不舍昼夜 我依砚池感伤